



百家笔会

那些年，我们一起看电影

□林兴民

拼接连成一排一排，背后用大红漆间隔画上阿拉伯数字，这便是观众的席位了。四周高高的红砖围墙围成一圈，形成一个封闭的大广场。中间开有一个铁栅栏大门，大门入口左边连着一间小屋，有一个低矮的售票窗口。窗内，女售票员不苟言笑坐在紧挨着窗口的小木桌前，不紧不慢收钱，撕票，递票。窗外，一堆购票的人你推我挤吵吵嚷嚷，个子稍高一点的，必须对着窗口缩头弯腰扯大嗓门，方能与售票员沟通交流。大门右边是检票入口通道，男检票员嘴里叼着烟，动作娴熟而麻利地只低头接票验票，甩手放行，全神贯注。有时冷不丁自己的老伙们一个打招呼的巴掌朝着肩膀甩过来，嘴里还剩下半截的香烟就掉到地上，心疼得连声啊啊大叫，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这就是我们村早期的露天剧场。在这里，人们惊叹电影艺术的奇妙，通过电影了解外面的世界，通过电影放松、宣泄、抚慰心灵。方寸之地，见证了当年银幕内外上演的一幕幕人世间的悲喜剧，埋藏着那个年代人们的喜怒哀乐。

在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对大多数人来说，看电影，是最高级别的精神享受。

村民们不管白天干活有多苦多累，只要晚上放映电影，都不想轻易错过。夜幕降临，发电机在戏场的一个角落里嘟嘟嘟响起，放映员一遍又一遍对着银幕投射出明亮的光束，不厌其烦地调试放映镜头。随着一阵雄壮的音乐响起，白色的银幕出现了熟悉的电影片头，叽叽喳喳的人们顿时安静下来，一边嗑着瓜子、啃着甘蔗，一边在满天星斗的夜空之下忘情地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生活的烦恼和创伤，或许都在这一刻悄然沉降，而升腾为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在那个年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的父辈们，还有我们这代人，从来就没有因为生活

的艰难而停下我们追梦的脚步，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让我们的后代有一个衣食无忧的未来。我想，这其中，是优秀的电影作品给了我们精神和信仰，给了我们用金钱买不来的能经风雨抗刀霜的勇气和胆量。

我们从小就对电影充满了渴望。夏日的午后，乡下的天空如水洗般清澈蔚蓝，河面荡漾着片片金色的阳光。烈日之下，一群脱得光溜溜的小男孩，正站在河边的浅水处欢快地打着水仗。远处隐隐传来突突突的拖拉机声响，热闹的河面一下子安静下来，孩子们像机灵的小鹿一样，竖起耳朵寻找声音的来源。随着声音越来越近，一辆手扶拖拉机正穿过椰林愉快地驶向村口，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个总是穿着蓝色旧军裤和白色圆口背心，像个海军士兵一样，被乡亲们称为老刘的放映员就坐在拖拉机的副驾驶座上，身后的车斗里就捆绑着电影箱、发电机等一整套放映的设备。短暂的寂静之后，突然有人一声尖叫：电影队来了！孩子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争先恐后冲上河岸，抓起草地上的衣服胡乱往身上一套，如飞燕一般追向渐驶渐近的拖拉机，身后欢快的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孩子们早已形成了自己快乐的节奏——拖拉机的声音，老刘的身影，意味着电影来了，意味着又可以走进剧场，还可以从大人那里得到一点零钱，在戏场里，在扎堆的零食摊上，来来回回挑选平时喜欢但大人舍不得买，或是平时压根就买不到的零食。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冰棍，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吃传统的老冰棍，那种土里土气带着乡土气息的包装，那个依然不变的熟悉的“老冰棍”三个字眼，经常激起我的购买欲望，这里面既有舌尖的满足，或许还有内心想要追寻过去的美好时光。

夏天毒辣的太阳光炙烤着大地，

午后歇了农活的村民卷起裹着泥土的裤腿，胳膊窝里夹着芭蕉扇，手里端着早上煮好的地瓜稀饭外加一条萝卜干，浑身冒着汗，被热气追赶着聚集到枝繁叶茂的大榕树底下。林荫下的热闹喧嚣渐渐盖过单调的夏日鸣蝉。这时候，前一天晚上的电影，一定会迅速成为当下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对电影里坏人的残暴不仁咬牙切齿，嫉恶如仇；为好人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义愤填膺；为一个故事情节七嘴八舌吵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即便吵得再激烈，最后也是在相互戏谑中愉快地散场。

大人们热衷于讨论电影情节，小孩们喜欢模仿电影里的英雄人物。电影《英雄儿女》头一天放映完，第二天一早，孩子们立刻依葫芦画样，模仿电影冲锋陷阵的打仗游戏，第一个扮演英雄王成的，一定是这群人中的孩子王。英雄王成手持爆破筒冲向敌阵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戏、也是打仗游戏的高潮。每个孩子都想演王成这个角色，于是，一个王成倒下了，另一个王成迅速冲上高地，“向我开炮”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响彻云霄。这如雷般震天响的口号，撞开了我们的心田，在幼小的心灵之中深深地播下了崇拜英雄、尊重英雄的种子。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船夫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是那个年代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那时候，普通话在海南农村还没普及，我们还不能听得懂也不太会唱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优美动听的歌曲。长大以后，每当听到这首歌，歌词所描绘的似曾相识的景象，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我的家乡，童年嬉水的小河曲曲弯

弯日夜流淌，旧时露天剧场里那些纯朴善良人们的笑浪，温柔地推开我的心扉。我知道，这何曾不是家乡对游子的召唤啊，我爱我的家乡，即便是在物质生活十分艰难的上世纪70年代，在我的心底里，在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有灿烂的阳光，有亲切而动听的乡音和纯朴真诚的多情。

现如今，各种不同风格不同曲调的流行歌曲如井喷般涌现，精湛的音乐制作加上高科技播放设备，让人们体验到了不一样的视听效果，只是再风靡一时的歌曲，流行一阵子之后，很快也陷入沉寂。相比之下，我至今依然喜欢七八十年代电影中的经典老歌。和曾经的儿时同伴们到歌厅K歌，我依然会点上《英雄赞歌》（电影《上甘岭》插曲）、《映山红》（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等经典电影歌曲。那是我们一起唱过的有着共同记忆的歌。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是1981年电影《小街》中的插曲，“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忧愁，每当我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清新优美的旋律，从童年开始，一直陪伴和激励着我我和我的同伴们成长，给了我们奋斗的精神力量。

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我所在的村庄现在已列入美丽乡村建设，如今，那个老旧的剧场已经拆除，村庄也有了像城市一样的公园，条条水泥大道直通县城，城市的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如今村里的年轻人看电影，分分钟就可以在手机上预约下单，轻轻松松就能到县城的现代化电影院，与全国观众同步看最新上映的电影大片。

岁月沧桑，曾经，我们在海风吹拂月光轻洒的露天剧场一起看电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那时的一花一木，一砖一瓦，曾经的露天剧场，人声鼎沸，喧嚣嘈杂，都化为脑海里一张张朦胧的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天涯诗海

红豆谷

■谷也

从红豆谷出来
我竟想不起
刚去过的地方
确切的位置与模样

恍若途经一段爱情
置身其中 淋漓尽致的美
反复呈现、闪耀
一旦离开，似乎与过去
分离崩析了无痕迹
一线天

许是苍天有意而为
诞生了缺憾的缝隙

咫尺之遥 却不能
相拥依偎 或许这才是
爱的极致 听得见耳语
中间总保持着永恒的距离

填满了天涯相思
无奈与叹息
天鹅湖
一对天鹅嬉戏着
湖水一片深邃

把蓝天白云揽在怀里
把月亮星星藏在怀里
把寂寞的岁月
紧紧捂在心里

起风了 湖面上才荡起
一圈圈相思的波纹
和深藏的秘密

七律

游九曲江逢雨有寄

■陈奋

村郊细雨隔江声。
允向秋风寄旧情。
浮世逍遥云不定，
深居寂默水无争。
三杯浊酒千年老，
一握清谈万担轻。
哪用天扶时骑健，
安心问道自然成。

枫叶红了

■崔鹤同

成熟的秋天
阳光浓烈而醇厚
一片片泼洒下来
枫叶红了，一蓬蓬燃烧的火

一株株红枫，婀娜多姿
像天边飘落的一抹霞彩
给钢筋水泥的城市
平添了些许柔美与亮丽

清风徐来，树影婆娑
街衢车水马龙静静流逝
更有一群群白鸽
在蓝天白云间欢乐盘旋

良辰美景不可辜负
但谁家闺女一袭红裙
红枫树下来个自拍
把欢乐和笑靥霎时定格

游记随笔

满山红叶似彩霞

□鲍安顺

霜降红叶，是盛红期，格外醒目迷人。

那红叶，受地形地貌，还有气候影响，变红的时间不同。在山峰高处寒冷，红叶比低洼地区要红得早些，北方又比南方早。在北京地区，红叶观赏区域广，从西北到东南方向，从深山岭到低山或平原区，依据海拔高度不同，层次变化分明，观赏期从9月下旬起，到11月中旬后，有近两月之久。

仇英的《秋江待渡图》，描绘苏州人在霜降时节，坐船往城西郊天平山，看枫叶美景。我去过西郊天平山，也知道，霜降后树叶为什么变红。俗话说“霜降杀百草”，那天气渐冷，昼夜温差大，因低温影响，叶片中的叶绿素

受到破坏，叶绿素和花青素等色素，就显现出来。出现叶绿素的，叶就会发黄，像银杏、白杨、桂树等。出现花青素，叶变红，有枫香、黄栌、栎树等等。受冷经霜，树叶由绿变黄变红，那色彩斑斓的秋，原来是叶色素导演的美景。几年前，我在巫山看红叶，坐船饱览三峡两岸风光，我想到青年时喜欢唱的歌：“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那几霜降时的红叶，壮美浩荡，犹如火焰，点燃秋色风情，万千气象。去江西婺源看红叶，那大自然的色彩，与古老村落的美景，交相辉映，相映成趣，非常值得一看。那年，我去大别山天堂寨看红叶，那一棵棵多情的树木，托举出一面面淡青、金

黄、火红的七彩树，在飒飒秋风里，犹如旌旗猎猎，让我想起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往事风采，正如这红叶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呈现激情澎湃的历史画卷。

听说西藏林芝，那人烟绝少涉足的纯净土，秋季万山红遍，蓝天如洗，那火红枫叶，在灿烂阳光里，倒影在碧水湖面，景色迷人，让人陶醉。我去峨眉山看红叶，那金佛照彩林，云烟染群峰，禅音透迷霞，令人震撼，那是金秋的目光盛宴。我在新疆喀纳斯，看那深绿山坡，露出黄枝红叶，远处青山与白雪相连，湖畔的白桦、红松，呈现出金色、橙红、黛绿，独特诱人的风景，美丽动人。那儿，还有额济纳胡杨林，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胡杨林地之一，久负盛名，一眼望去，那阳光下婆娑起舞的金色树叶，衬着湛蓝天空，气势动人，勾魂摄魄。

我知道，湖南爱晚亭枫树，古有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千古名句，今有毛泽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豪迈词句。那红叶景色，在湘江西

岸，点燃南岳历史名山，那座叫岳麓山的绚丽风光。我想，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成就了枫桥与寒山寺的千古美名，写的就是霜降红叶。杨万里对红叶，也情有独钟，他的“梧叶新黄柿叶红，更兼乌柏与丹枫”，描绘了红叶丰富的山村写真图。他的另一首《红叶》诗写道：“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把秋枫的变红，形容是“偷天酒”的醉酒之趣，真是妙趣横生。王实甫在《西厢记》里写道：“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那一个醉字，写得形神兼备，让红叶迷醉的，是天地气象，更是人心痴爱。

记得《故土》主题曲：“我愿我的门前，有棵美丽的枫树，我愿她的红叶，飘满门前的小路。我要把这片红叶，珍藏在心灵深处。我愿我们，永不衰老，并肩走在这漫漫的小路……”霜降之时，我唱着这首歌，伫立红叶丛中，看那阳光映照的红叶，熠熠闪光，像是燃烧着了，如梦如幻，风起云涌。

远去的船型屋

船型屋，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远去……

在黎山雨林处。我们只想象：船型屋的前世与今生，竹架棚房，墙体挂泥，屋顶茅草，像船型。

居住的黎民百姓，靠刀耕火种的生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早晨或黄昏，升起袅袅炊烟。甘醇香甜的山兰酒飘香气息。月光溶溶，一首首动听的黎歌，从这里传出，像清新的山泉，收获了美好的爱情故事。

新时代的春风迎面吹拂，朴实善良的黎民百姓，用勤劳的双手致富。

一条条平坦的水泥道路通往村庄。

翠绿中，楼房平地起。精致，漂亮。见证岁月的变迁。

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黎族村庄的文明形象缩影……

百年以来，古榕树叶落千年，叶发千年，每一季，它都尽力把宽广的树冠往四周伸展开去，它都努力蓬勃勃勃新生出碧绿的叶子，似乎想把古镇的一切藏于它的浓荫之下，想要恒定地、永久地庇佑古镇的今天和明天。

一片苔藓，一枚极小的果子，一排暴雨中挺立的吊脚楼，一株倔强、笃定、从容、安然的古榕树，古镇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宣扬着一种倔强之美。

都市表情

小贺的学历

□马海霞

王工看完，不解地问，你干嘛不早说？小贺摸着脑袋说，我初中毕业也是真的呀，再说应聘个流水线工人，若将本科学历拿出来，能和工友们融合到一块吗？

王工皱起眉头问，那我收下你做徒弟了，总该和我说实话吧？小贺笑着说，我若说了，您还能仔细教耐心讲吗？王工想了一下，还真是那么回事。

小贺外出学习了一趟，回来便调到技术科上班了。次年，公司老总因小贺工作出色，决定提升他为技术科科长。

后来，和小贺聊起他刚来公司那会儿的事。他说大学毕业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便打算考公务员。那天偶然看到有公司在招工，便想临时过渡一下，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没想到后来被主任发现，让他学维修。维修师傅技能高超，对自己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传授技艺。公司又派他去外地学习，回来被提拔成科长。现在他已放弃了考公务员的念头。

小贺也没想到，自己隐瞒了学历，竟然还带来了机遇。

闲庭信步

倔强的古镇

□宋扬

在古镇。经年累月，时光于一排排瓦楞上遍布翠绿的青苔。那瓦是沧桑的，那青苔却是鲜活水灵的，新与旧就这样在老屋顶和谐地共生在一起。

家家户户屋前的竹架上都爬满了佛手瓜、老南瓜。时节已过中秋，有的佛手瓜却刚结出嫩绿的小果。小果毛茸茸的，像沐浴着一层秋光。这些小精灵将顶着越来越冷的寒风，直到仲冬时节才能把自己长成为一颗饱满的果实。真是顽强的生命啊，一枚极小的果子，不肯在时间的收割机前低下高傲的头颅。

石板路。石板被千百年来从其上走过的脚板踩出了深深浅浅的坑洼。这些坑洼就是时光流逝的证据。石板路紧挨着高低低低的吊脚楼。吊脚楼是古镇标志性景点之一。吊脚楼大都依地势而建，取材于当地山区的木材，屋基由卵石垒砌而成。

古镇气候湿润，雨水充沛，河水时涨时歇，为了观景、安全以及防

潮，临河居民的建筑大都以吊脚楼为主。

吊脚楼临河的一边几乎都建有凭栏，凭栏有个有些温婉的名字——“美人靠”。凭栏远眺，温庭筠的词句“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不由自主便涌上了心头。虽不是夏天，被涨起来的江水淹没的木桩上，依然能清晰看出雨季山洪暴发时的威力。看来，古镇的水也有它凶猛的一面，并非如春、秋、冬三季一样温顺宜人。然而，年年暴雨过后，古镇依然生生不息。

在吊脚楼旁的山崖上，我看见一棵年近千年的古榕树，树干硕大，五六个人也不能合抱，树冠如一把巨伞，树根似一条条虬曲的卧龙，牢牢嵌在大石缝中。树上飘满了人们用来祈祷风调雨顺、家人安康的纸绸带。这株树太苍老了，它粗重的枝干从石崖上斜生出来，人们不得不从江中支起两根形如树枝、类似钢筋的大柱子，才勉强让它不至于轰然倒下。

生而艰难，却不向地屈服，千